

北京的金山下



黑 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的金山下



黑马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的金山下 / 黑马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1-7862-1

I. ①北… II. ①黑…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186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斌 郭晓娟
责任校对	李 享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 / 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从1984年底毕业来北京工作，一晃，就是30年。这30年里我换过工作单位，从东四十二条到了玉渊潭畔，后来又迁到莲花桥，再从西到东直迁国贸。家也搬过四次，从东城到宣武又到丰台，还在通州住了些年。因为工作关系，从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到后来自己开车跑遍城里城外。老的四九城，新的五环和六环，永定河流域、潮白河流域、西部和北部的崇山峻岭，东南部开阔的大平原，我都多次流连。不知不觉中，北京这个第二故乡成了我居住和工作时间最久的地方，也是我最熟悉的广阔区域。我目睹了北京从一座传统的古城向世界大都市的迅速转变，这个过程就在我每天的穿梭中发生，我也随着北京的变化而从弱冠青年走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到了精神上的“而立”之年。可以说我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每一项成就都和这座城市分不开。这是因为我在河北和福建两地完成了从小学到研究生的学历教育，像是一棵树苗移植到了北京，让自己内在的生命受到北京的土壤、空气和水的滋养，在北京努力地向上长，努力地开花和结果。我做到了著译颇丰，我做到了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向成熟的学者和作家的进化，我没有辜负前24年在外省所受的良好教育，更自觉地将外省培养的品质与后31年北京给予我的养

分和浸润充分融合。因此我总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要写出我对北京的爱，写出我对北京的真情实感，写出我所接触的那些让我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于是我在1990年代初就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冲动写出了长篇小说《混在北京》，这是1990年代之前鲜见的一部直接将“北京”用于题目的小说。写那本小说时我就有意识地把很多北京城的街道和人物活动的地点直接写了进去。我甚至特意把当时还是全国最值得骄傲的北京地铁生活详尽地写了进去，因为我内心里确实为那时的地铁感到骄傲，认为那象征着中国最赋有大都市质感的生活，尽管那时只有一条东西向的1号线和环城的2号线。我还非常得意地写了一对恋人在夜半时分坐着空荡荡的337路公共汽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飞奔向石景山，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代表了底层青年苦中作乐的乐观生活态度，也是在向人们展示独一无二的长安街如奔腾的大河一直向西的如虹气势。总之，表现那个年代北京城的“都市感”是我这本小说的追求之一。这种努力得到了回报，后来德国的出版社将这部小说与其他19本以各国大都市为背景的小说一起出版了一套世界都市小说，我为此感到很骄傲，我当初所追求的那种“都市感”得到了应有的认可，汇入了那个20本一套的系列都市小说中，其他的城市有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莫斯科、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一座世界名城值得人们前赴后继地书写它，尤其值得以小说的形式书写，小说能将一座在外国人看来仅仅是骨架的城市填满肌理和血肉，因为小说的人气充满了一座城市，这城市才鲜活。

现在我又推出这本以北京生活和北京人为主题的散文随笔集。这些随笔用文字勾勒出了两幅我心灵中的北京地图。第一部分是多年里作为文学记者在胡同或高楼里与萧乾、叶君健、杨绛、冯亦代等文化老人畅谈中西文化的访谈录，是一个时代部分文化精英的素描，其特色之一是文章中对这些文化老人的居所和外部街景都做了精当的描述。第二部分则记述和回忆我1984年毕业来京工作后30年间在北京城四区和远郊

生活工作中的感悟和对现实北京生活的评述，夹叙夹议，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见证了北京30年间的城市山水变迁，亦有形而上的思考。叙述语言夹杂现实生活中的京腔京韵，是小说《混在北京》的散文版本。

我想我的这些书写，既记录了我耳濡目染的北京生活，也记录了我在北京的成长和成熟，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恩都流露在字里行间了。英国文化学家理查德·霍加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休后回到英国，选择了一座不是自己故乡的小镇法恩海姆居住，居住了20年后，他为那座小镇写下了一本《小镇风物》（*Townscape with Figures*），详尽地记述下了那里的一街一景和风景中活动的人，笔触温润，感情内敛，但无言的爱充满字里行间。我想，我们对自己的第二故乡应该都有这样的情愫，如果我们碰巧是作家，那就应该责无旁贷地书写这座城市，爱和感恩是美好的，但也可以出自挥之不去的铭记、情结，甚至仅仅最普通的情绪，都是对这座城市的回报。

书名取自我们少年时期一首著名的歌曲，名为《北京的金山上》，歌词云：“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那时我真以为北京城里有一座小小的金山呢。多年的北京生活让我感到北京本身就是一座无形的金山，我和很多从事翻译和写作的人就在这座金山的光芒照耀下，在这座金山下耕耘自己的精神田园，过着笔耕农勤劳踏实的日子，收获自己思想的成果，也许这些歪瓜裂枣的成果不登大雅，但我找到了自己在金山下的生存方式。于是我给书起名《北京的金山下》。

黑马

2015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 1

上篇 捡拾金山下的“金子”

——我寻访到的北京文化大家

小庄北里访严文井 / 3

四根柏胡同访傅惟慈 / 12

三不老胡同访冯亦代 / 19

大佛寺西街访赵萝蕤 / 29

西苑坡上村访劳陇 / 37

西苑坡上村访郑永慧 / 44

西苑坡上村访巫宁坤 / 47

清华园访郑敏 / 50

虎坊桥访毕朔望 / 54

恭俭胡同访叶君健 / 59

什刹海访孙绳武 / 65

紫竹院访高莽 / 69

紫竹院访李文俊 / 73

- 紫竹院访林非 / 78
朝内南小街访陈羽纶 / 84
木樨地访萧乾 / 88
朝内南小街访沈昌文 / 97
颐和园别墅访英若诚 / 104
天宁寺桥访梅绍武 / 109
后海访杨宪益 / 115
南沙沟访杨绛 / 119
兵马司胡同寻张友松旧影
——被埋没的大翻译家张友松 / 128

下篇 我的北京日子

- 寻找心河 / 139
雪落无声箭杆河 / 143
潮白河畔感天念地 / 145
永定河上2014的眺望 / 147
北京筒子楼的戏剧人生结构 / 149
《混在北京》与萨克雷 / 158
怀念我美好的京城野泳日子 / 161
东四十二条21号的日子 / 163
纪念东四十二条21号的老李 / 167
与旧书、旧雨和旧诗笺感伤的相逢 / 171
东四十二条21号里的奇女子 / 174
暗夜中重走东四十二条 / 175
东四十二条里的第一本书 / 179

- 惭愧让你必须亲手扼杀点什么 / 182
- 大楼间水坑里戏水的农民工子弟 / 185
- 夜幕下的“屌丝”秀 / 186
- “经济适用男”标准其实很高 / 188
- 北京诞生了一米排队机 / 189
- 可怜天下父母心 / 190
- 北京街头的万手观音 / 191
- 三联书店的私人畅想曲 / 193
- 北京城中村的美丽传说 / 195
- 大雨中的北京城 / 198
- 北京房价打死也不会降的理由 / 200
- 又见三不老胡同 / 202
- 在四根柏胡同10号与大师们的交往 / 204
- 秋到西苑 / 206
- 太阳它怎么说高就高了 / 209
- 我们的都市：从大馅饼到大陷阱 / 210
- 燕郊，无数人的五月花号航船 / 212
- 大兴，大兴 / 214
- 北京乎？ / 216
- 通州西站很浪漫 / 217
- 北京：根与树 / 219
- 混在北京城圈外 / 221
- 草籽里长出的葱与艾略特的诗与京郊得志小民 / 224
- 草坪与青砖院 / 226
- 谦卑的柿子花 / 228
- 屋外有竹雨后春笋 / 229
- 我们的陶然亭 / 231

- 方庄的早茶 / 232
- 1999年冬北展记事 / 233
- 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看演出 / 235
- 阳台上的土 / 236
- 挂“洋”头，卖“土”楼 / 238
- 我们头顶上的陨石雨 / 240
- 小民们的无名火 / 241
- 富人穷人，没文化都是俗人 / 243
- 那些选择了自己结束性命的人 / 244
- 我们每个人的那口儿大烟 / 245
- “只要你过得别比我好” / 246
- 身边可怕的潜伏 / 249
- 总统的校友 / 251
- 好山好水好脏好乱的寂寞与快活 / 253
- 10号线地铁带来的光明与阴影 / 255
- 我爱黑摩的 / 257
- 雪天不出门，老天爷都会气哭 / 258
- 别了，美国的蔓越莓 / 260
- 国贸桥，北京的桥 / 261
- 成寿寺桥夜夜狂欢 / 264
- 北京小康的冬天怎么过 / 265
- 大佛寺怀旧无聊而归 / 267
- 一桥飞架动物园 / 269
- 走入寻常百姓家的三宝乐 / 271



上 篇

捡拾金山下的“金子” ——我寻访到的北京文化大家

作为文学记者，我在胡同或高楼里与文化老人们畅谈中西文化，这些访谈录是一个时代部分文化精英的素描。

小庄北里访严文井

认识严文井先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所以二十多年过去，印象还是那么深刻。

1986年夏天，中国儿童文学界在与世隔绝多年后宣布加入“儿童文学的联合国”——IBBY（国际青少年读物理事会，官方译名是国际青少年图书联盟），为此派了一个代表团赴东京参加IBBY第20届大会，代表团的领军人物是两位文学大家严文井和陈伯吹，他们都是古稀老人了，所以出版局要



严文井

派一个年轻的男翻译随从，翻译在其次，主要还是能干力气活，照顾他们“别出事”。陈老要几个月后才来北京集合，因此我首先接触的是严老。

那时我刚出校门一年且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外国文学的编辑，因此接触的多是翻译家，顶多是冯亦代这样兼为作家的翻译家，和纯粹的作家们没有什么接触，严文井先生就成了我接触的第一个大作家。但我对他的了解只限于“很有名”，其实一篇他的文学作品也没读过——因为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连安徒生童话都是禁书，所以没读过任何童话（如果说读过也只是浩然写的农村生活的儿童文学，觉得他写得

很美，以为那就叫童话了）。突然要我给一个童话大家当翻译，既高兴又紧张。我可能在电话里对严老讲了这种心情，所以同严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见面谈出国手续时，他一下就送给我好几本他的作品，说让我先读，免得他跟外国人谈话时谈到他的作品我不知所云。

记得初见严老的情景，他穿着很旧的西式短裤和很旧的化纤短袖衬衫，头发已经很少了，模样和街上的普通老头儿没太大区别。但严老的声音十分洪亮，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讲得字正腔圆，时不时幽默地开玩笑，发出爽朗的笑声，一点架子也没有，让人觉得十分亲切。一见面他就哈哈大笑告诉我日本方面早就给他安排好了节目，是同著名的日本棋手在电视直播状态下比赛围棋，可见严老的棋艺很了得，日方才做此安排。但严老说那纯属是“让我出洋相”，是别出心裁让他与日本读者见面，哪怕让他几个子儿他也注定要输给专业棋手。但他说为了读者，他豁出去出这个洋相了。严老和我的谈话快结束时突然耳语般小心翼翼地问我：“冒昧打听一下，你是毕朔望的，呃，公子吗？”我赶紧说不是并笑问：“为什么我姓毕就该是毕朔望的公子？”严老的回答竟那么像童话：“因为你是英语翻译，老毕也是英语专家，姓这个的那么少，就以为你是子承父业。”我一边觉得严老天真，一边心里纳闷：他们这些作协的老同志相互之间也不很了解（后来严老的女儿严欣久告诉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严老一直小心谨慎，生怕出言不慎得罪人，因此估计他是在弄清我不是“圈内人”也不是文学世家子弟之后，才放心地同我交往）。

严老特别告诉我他是大会东道主日方特别邀请的主题发言人（他还用英文字正腔圆地说主题发言人这个词是“keynote speaker”），因此他要单独先赴东京，在会前“出洋相”去。严格意义上他不是代表团成员，但出版局为了照顾他，才安排我在会议期间也兼做他的翻译，所以他要同代表团一起活动。到了东京，严老已经在著名的赤坂东急饭店住了两天了，一见面就警告我们冰箱里的饮料和矿泉水都要几百日元一瓶，他一个也不敢动，天天喝自来水。我说每个人每天有些零

花钱可用，严老说那点钱喝点饮料就没了，日本物价多贵啊。1980年代外汇很宝贵，大家出国都舍不得花，看来连严老这样的名人也不例外，和大家一样在省吃俭用。

在会议上，我则目睹了严老气度不凡的一面，与那个在国内穿着旧衣服肥短裤的胖老头简直判若两人。一身蓝色西服的严老，与外国作家和官员交流，在宴会上酬酢，口若悬河，幽默风趣，时不时还直接说英文，用词十分准确。他一派大外交家风度但不用一点外交辞令；他的举止甚至完全像个国家领导人，但又一点官气没有，有这样大气的作家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场合，真让我们这些随从感到自豪，那种自豪是发自内心的。那次会上，苏联的代表团团长是大作家米哈尔科夫，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解冻。眼看他走了过来，而且是高视阔步地要与我们擦身而过，我问严老要不要打招呼，严老几乎不假思索地说：“要！”于是我用我会的那几句简单的俄语拦住了米哈尔科夫，介绍严文井是中国著名作家，没想到米十分痛快地说：“知道，知道。”然后他们很愉快地交谈起来，甚至在会场上坐在了一起（中间换了日本的俄语翻译，不知都谈了什么，但看得出大家十分融洽，我不失时机地为他们拍了张照片）。后来苏联著名的翻译家托克玛科娃专门跑过来拜见严老，说她多年前就从英文转译了严老的《下次开船港》，并高度评价这部童话。会上总有外国人来拜见严老，告诉他他们熟知他的作品，严老则谦谦作答，既不骄矜也无惊喜。到大会的主题发言时，严老的发言是呼吁儿童文学回归童心，代表儿童大声疾呼：成年人请你们停止对我的说教吧！还表示中国加入IBBY后一定做这个儿童文学大家庭里的一个好孩子。严老的发言激起现场800位听众的阵阵热烈掌声。他的讲话英文稿是我翻译的，我也为自己翻译的准确到位感到十分自豪。当然我更钦佩严老的风度、仪表和口才。

会议期间严老常被日本方面请去出席些活动，因此一般只有晚上才能和他聚到一起，在饭店附近的街头散散步。一路上严老都在大声地开着玩笑，模仿这个模仿那个的步态和举止，让人捧腹。他特别说到

早餐时陈伯老想要面包但恍惚间把日本招待当成了中国人，用上海话连说“面包”，对方摇头，陈伯老还用手比画着说上海话“米包、米包”。最后是严老意识到陈伯老是把日本招待当成中国人了，赶紧用英语解围。这个过程被严老模仿下来，包括陈伯老的上海话。大家大笑不止。相比之下，陈伯老总是显得很严肃，开口必称“文井同志”，令严老也不得不严肃起来。这让我想起有人告诉我说严老经常大开玩笑，有时让人下不了台。

见严文井之前就有人警告我说“这老头儿可不好伺候，特刁”；甚至告诉我他英文很好，虽然整句的英文说不好，但翻译翻错了他会当场纠正，挺让人难堪。还好，我没被他严厉纠正过，倒是他私下里谈到他的同辈作家、有的还是声名显赫者时，经常出言尖刻，甚至毫无同情，从作品到为人，一概批评过去，如谁谁“有会必到”，谁谁“有饭必吃”，谁谁“有言必发”。可能这就是别人说的“刁”吧。这让我觉出了严老苛刻的一面，离我们想象的温雅亲切的童话爷爷大相径庭。我不懂，或许真正的童话作家都是些极端理想主义者，因为现实世界太丑陋他们对现实失去了希望才躲避到童话中去寻找安慰？一个童话大师怎么会有如此相反的两面，他的尖刻、外交家风度和大师气度才是他现实的一面吗？儿童文学只是他与世界相妥协的面具吗？

于是回国后我很认真地读了他给我的书，令我奇怪的是，他送我的好几本书里，只有一本是童话，其他的都是成人作品如《严文井散文集》和小说《一个人的烦恼》。或许送我这些书本身就能说明什么。

带着这种印象读了书后，我写了一篇印象记发表在1988年辽宁的《作家生活报》上，题目是“严文井，一个大胆的猜测”。我十分惊讶于《山寺暮》的基调如此冷峻阴郁，很有现代派的笔法。当然还惊讶于这个刚强豁达的文艺界领导竟然也写出了“没有流出的泪水/这些柔弱的诗句/正在悄悄消逝”这样的《自我题照》。我说我似乎更明白了什么：以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面目风靡文坛或许本不是他的意愿。可

如果不是因了儿童文学他又不会有日后的风光。这或许是偶然又是必然，是命。

他坦白地说：“‘偶然’在历史上常常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有时我不能不畏惧他。但即使在我最恐惧的时刻，他也得不到我的尊敬。他不过如此，并不能事事自主和如意。我不回避偶尔用‘命运’这个词儿，可是我实际说的是‘必然’。可惜我懂得‘必然’甚少。然而我总是听从他亲切的劝说，或者严峻的警告，哪怕他出现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只说一两句话。”（《严文井散文集》）

他绝不是宿命论者，他极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可他的文学创作却显得逊色而名不副实。他说“我们不要老听任历史的摆布”，可他又承认“总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隐藏在所有一切问题里”（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他能有多少作品是按他的创作主旨流泻而出的呢？他说他的“写作动机，主要是想‘恰当表达’出我真正感受到的和我真正意识到的”（《严文井散文集》）。可他不完全能这样。个中况味是耐人咀嚼的。他的牺牲是不小的。这牺牲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好几段时间，我既没有‘散文’，也没有别的形式文，所留下的只有空白”。这里有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悲剧，也并不排除他自身的悲剧吧？他不应该只有“稀稀拉拉这么几块石头”（《严文井散文选》）。当然这几块石头是很有光彩的。但毕竟太少了。又有谁能知道，如果他一味地写《山寺暮》那样冷峻的、如阴霾般的文章他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怎样的地位？现在这样未必就不好。他在1980年代以空前的热情当着伯乐，扶持了很多文学新人。或许“没有流出的泪水”终于化作了伯乐的欣喜之泪？不少青年作家是应当感谢他的。这样说来他没有顶天立地之作也不算太遗憾的事。

他数量不算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许在几十年前是高产了。我们都不能重复获得失去的年华，不能不“老听任历史的摆布”。或许他倒能自慰。或许年轻一代不该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俗话说“谁都不容易”，难道严老容易吗？我把文章寄给了他，后来有一次见面他哈哈笑